

楔子

白色冰冷的磚牆堆砌出嚴肅的氛圍，不鏽鋼製的器械在強光下綻出森冷的光芒，數台醫療儀器的大螢幕裡跳動著數字，金屬碰撞聲不絕於耳，慌亂的聲音更是未曾止歇！

「快點！」女醫生大喊著，她頭戴手術帽、嘴上罩著綠色口罩。「手術刀。」一旁的護士才要遞過刀子，旋即聽見嘩啦一聲，一大攤血從手術台上奔湧而出。女醫生低首望向自己的腳，竟已被鮮血染紅，白色的地板上瞬間出現龐大血花，她蒼白著臉望向手術台上那個雙腳大開、原本歡歡喜喜準備迎接新生命的母親。「止血鉗！」她忍不住低吼起來。為什麼先前還好好的，現在卻突然血崩啊「再輸兩袋血！快點！」

護士們手忙腳亂，可是血卻怎麼吸也吸不盡，嘩啦嘩啦的不斷湧出，螢幕裡的血壓與心跳也跟著越來越慢……越來越慢……

「胎兒的心跳減緩了！」監控胎兒生命的醫護人員緊張大喊。

女醫生瞪大了眼，看著染血的雙手……「剖腹！立刻剖腹！刀子！」

餘音未落，的一聲，手術室裡的燈突然全數暗去！

「呀！」

「不要緊張，備用電力很快會啟動！」女醫生冷靜的說著，但是過了一會，手術室裡還是徹頭徹尾的黑暗。

沒有炙亮的手術燈，醫療儀器的螢幕一片漆黑，無法顯示出躺在手術台上的孕婦生命狀況，連肚子裡的孩子也一樣杳無訊息。

「怎麼回事……人工照明，快去向外求援！」女醫生當機立斷，「陳醫生，直接測量患者的脈搏，快！」

護士跟其他醫生們瞬間動了起來，有人打電話向外頭呼喊，由於備用電力失去作用，有好幾個人拿著手電筒為醫生照明，而兩個實習醫生則按著患者的頸動脈，努力讀取逐漸測不到的脈動。

「醫生……脈搏好弱……幾乎沒有了！」

「電擊……啊，沒有電！」女醫生深吸了口氣。不能死、不能死啊！妳的孩子還在肚子裡，為了孩子妳無論如何都要撐住啊！「注射氨基質酮！」

手術室裡靜謐得嚇人，經過漫長的拯救，實習醫生忽然蒼白了臉色，抬起頭來望向女醫生，哀悽的搖搖頭。

女醫生倒抽一口氣，緊握刀子，立刻上前準備剖開孕婦的肚子。

「陳醫生，記錄死亡時間！」她冷靜的說，一刀劃開隆起的肚皮。

「——」燈，忽然一盞一盞的亮起。

手術室裡的電力終於恢復，整室通明，女醫生的動作沒有停過，趕緊把肚子裡的嬰孩給抱了出來。

嬰兒被抱到新生兒處理台，緊急施以心外按摩，須臾兩秒鐘，小小的孩子抽了口氣。

驚天動地的哭聲，在手術室裡響徹雲霄。

放下手術刀，女醫生讓實習醫生們將剩下的步驟處理完畢，摘下口罩，離開手術室到洗手區去。

她隔著大片的透明玻璃，望著被放進輸送型保溫箱裡正嚎啕大哭的孩子，不由得蹙起眉頭。

「好驚人吶！雖然母體已經死亡，可是那孩子還是活了下來！」另一名實習醫生跟著走出，讚嘆生命的美好。「人的求生意志果然非常強烈呢！」

「嗯？是啊……」女醫生卻有點遲疑，「但你知道……從死亡母體中誕生的嬰兒，有個通俗的稱呼嗎？」

「什麼呀？」實習醫生眨了眨單純的雙眼。

「鬼胎。」

第一章 生日輓歌的倒數

修長的手指飛快地在黑色鍵盤上飛舞著，清脆的聲響越來越快，彷彿試圖掩蓋後頭催促的聲音。

「好一久一喔！」一個女人站在門邊，手上拎著簡便的行李，不耐煩的大喊著。她就站在門口前的迷你玄關，一旁是鞋櫃，往裡頭看剛好跟電腦差不多是一直線。男子不悅的轉頭白了她一眼。怎麼這麼吵？早知道就不讓她進來了。但問題是不讓她進來，她一定會在外面死命狂按電鈴。

「安靜一點！」莫言皺起眉頭。到底是誰有求於人啊？

兩天前，這個世界上最暴力的女人打電話問他外公的事，他一不小心將今晚要開車回外公家的事脫口而出，她就興致勃勃的說要一起去。

那是他外公還是她外公啊？說得這麼理所當然！而且時間問好後，今天一下班這傢伙就拎著行李跑到他家來吃晚飯了！

號是特別日，按照慣例他都會提前回外公家，往年都是一個人晚上開車回去，因為夜涼如水，涼風吹在身上益感舒暢。再加上四月份那趟「隧道之行」搞得他體質異變，現在對於陽光幾乎是無招架之力了。

但他絕對不是吸血鬼那種生物，遇到陽光會燒得哀哀叫，只是厭惡刺眼的陽光，遇到陽氣過重就會產生渾身發冷的不適感而已。

他，越來越適合夜晚出沒了。

他是個炙手可熱的繪者，擁有過人的繪畫能力，能將各種妖魔鬼怪畫得栩栩如生，印出來的海報會讓人有種妖鬼隨時能從平面紙張衝出，一口咬掉自己頭顱的錯覺。

目前他還是二十五歲，名喚莫言，生性低調卻難以令人忽略他的存在，因為他有張陰柔俊美的臉龐，是個連不笑都會讓異性尖叫的美男子—雖然他永遠搞不懂。過去的日子裡不乏星探挖掘，他們總覺得只要他願意踏入演藝圈，必定會成為發光發熱的天王巨星，可是他完全沒興趣。

他只喜歡畫畫，喜歡一個人宅在家裡，安安靜靜的生活，不喜歡與人相處、更討

厭與鬼相處。可偏偏他具有陰陽眼，從出生到現在，什麼魍魎都瞧得一清二楚，還擁有與鬼相近的磁場，總是容易引起眾鬼尾隨。

最糟的是他還擁有獨特的嗅覺，並非時下所稱的「大鼻子」，而是他對非人的味道特別敏銳，妖鬼尚未近身，幾里外他就能聞到噁心的腐爛味道。

身為一個想低調的人類，卻因為無法選擇的俊美外表與繪畫才能而不能抗拒跟人相處的命運；靈魂本質上的磁場，也拚命的吸引各式的妖鬼邪魔。永遠無法心想事成，真是個讓他欲哭無淚的命運啊……

拿現在來說，明明從前都是隻身回外公家，今年偏偏多了一個人。

八點多了，也的確該走了，而且她實在有夠吵。莫言無奈的揉了揉太陽穴。

「我等了你三十七分了……」她開始敲起鞋櫃。

身後這個留著及肩鬈髮的女人叫安琪，是去年聖誕節時結識的孽緣。當時他被捲入一個斷頭謀殺案，其背後有個邪惡的宗教組織，而安琪則是因為在尋找失蹤的妹妹，他們陰錯陽差的進入同一棟大樓裡，遭逢了有生以來最慘的聖誕節。

安琪也具有特殊的靈異體質，她看不見鬼，卻「聽」得見鬼音！舉凡是鬼哭神號或是鬼的心聲，她都能聽得一清二楚；但她最強的是天生神力、力大無窮，完全是人間凶器。

他們共同經歷了陰森森的聖誕節、血淋淋的情人節以及慘兮兮的愚人節後，他不得不承認，從某方面來看，他的體質與嗅覺，搭配上安琪獨到的聽覺跟天生神力，的確有種絕妙搭檔的感覺。

依照外公的說法，他跟安琪是「鹽份」很重的人，才會時時牽扯在一起。

身為三界公，又具有深不可測靈力的外公，直說喜歡安琪，從聖誕節後就開始指導她修行，至少以後再遇到事情，她自己還可以應付一些低級靈……雖然他質疑安琪根本不需要用到咒法就可以把那些低級靈打掛。

最後，連帶著一直排斥修行的他，也被安琪拉著一起背經文。

現在，安琪跟外公感情好得不得了，他都快搞不清楚誰才是外公的孫兒！連他要回外公家，這女人都要跟！

他正在跟唯一的網友對話。那是一個不曾謀面卻很談得來的網友，暱稱是「欲心」，正當職業不詳，休閒活動是當駭客，一天到晚駭警方的祕密案件、命案現場照片給他看，希望能讓他在恐怖繪圖上能有更多「靈感」。

所以他的槽裡，滿滿的都是屍體照，琳瑯滿目。

莫言飛速敲打鍵盤，我該閃人了！

喔喔，好～～要去幾天啊？

兩三天就回來了。

帶點名產給我吧！台中的太陽餅最好吃了。

莫言一時無法回應，因為他們認識多年，卻沒有見過面；他不曾放過照片在聊天視窗，欲心也是一樣，只用一張戴著眼鏡的電腦頭，暗示他是厲害的駭客。

為什麼我要幫你買？

喂，你會不會太小氣啊！才一盒太陽餅耶！

問題不是這個。

……喔，你不想跟倫家見面喔！^ ^

羞個屁……只是覺得沒有必要見面。

喂！……難怪你人緣這麼差，一點好聽話都不會說。欲心在後頭接了幾個扮鬼臉的表情符號，你以為我做這行的敢隨便跟人家見面嗎？要不是……

接著是數秒的空白，反而引起莫言的急躁感。

要不是什麼？

我覺得時機差不多了！認識這麼久，也該見個面了！

為什麼？

因為……或許我多少可以幫你一點忙吧……接著欲心傳來了兩行的「……」。

幫忙？莫言狐疑萬分，他看不懂。欲心要幫他什麼？畫畫嗎？饒了他吧！

機緣很難說的，跟人求助倒不是什麼壞事。

你傳錯了。莫言直覺性的回答。

「莫言！」身後的人間凶器又在嚷嚷了，「你打算幾點到外公那裡啦？」

他忍不住回頭，安琪倒是比他更兇的嘟起嘴。

我真的得走了……他邊嘆氣邊打字。

OKOK，對不起又拖到你時間！88！

88~~

就在莫言要關電腦的前一秒，MSN 視窗突然又跳了出來。

欲心：小心點喔！

莫言同時按下了關機，但是沒有錯過跳出的視窗，跟上頭一閃而過的文字。

小心點「喔」？真有趣，欲心從未以這樣的語氣說話過。

「終於聊完天嘍！」安琪不知道在急什麼，「我等一下要買飲料在車上喝。」

莫言拎起簡單的行囊，不由得白了她一眼。「妳剛剛是不會先去買嗎？寧可花時間在這裡催我？」

「哈、哈、哈！你當我是笨蛋嗎？我不催你的話，等我買飲料回來一樣要等！」

安琪逕自開了門，「那個欲心是男的還是女的啊？每次都聊一得那麼開心！」

抓過鞋櫃上的鑰匙時，莫言愣了一下。

對啊！他跟欲心好歹認識超過五年了，但是他還真的沒問過欲心是男是女？他始終認為他是男生，因為以他說話的口氣、喜歡駭警方資料、與自己分享屍體慘狀、甚至有時還放一下正妹照片的情形看來，他應該是男的吧？

可是剛剛欲心最後那一句，卻又不像是一個男生會說的。

他竟然真的不知道欲心的性別？好像……有點扯！

決定四兩撥千斤的不理會這個話題，莫言緊握著他的鑰匙圈。那是一個紫色水晶，具有溫暖的力量，在他每一次陷入跟厲鬼的苦戰中時，總是發揮最佳效用。這是住隔壁的楊舒喬送他的聖誕禮物，她是個天真甜美的女大學生，與日本女星新垣結衣頗為相似，但長得還要再甜些。

聽她說這是在網路上隨便買的。還真厲害，給她挖到寶了！

鎖上房間的門後，莫言不忘拿出一張迷你貼紙，貼在門縫上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安琪湊近一瞧。是一般學生在做筆記時使用的可撕式小標籤紙，「防小偷嗎？」

「界符，預防有鬼鑽進去……」他頓了頓，「也避免有鬼從裡面跑出來。」

「咦？裡面有一」安琪嚇了一跳。她沒有陰陽眼，而是陰陽耳，對於鬼的哭聲、叫聲、說話聲都比一般人聽得更加清楚且敏銳，可是剛剛裡面沒有聲音啊！

「我鎖了兩隻鬼在裡面幫我看家，最好的防盜系統。」如果有哪個不怕死的闖空門……哼哼……「回來後我會幫他們超渡。」

其實是把他們引到外公家去超渡。

這種保全未免也太強了吧？好羨慕喔！「喂，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啊！哪時也幫我弄幾隻？」

白了這個白目的女人一眼，莫言決定暫時忽略她的存在。

他們三步併作兩步的來到樓下，發現莫言的信箱被塞了一個牛皮信封，安琪主動走過去拿，覺得有點奇怪。

「我剛來的時候沒有這個啊？夜間投遞？」她交給莫言。

莫言瞥了信封一眼，上頭寫了「乖孫仔」三個字。

他真搞不懂外公為什麼每次都要寫一些不正經的名稱在上面？上一次是「小言寶貝」、上上一次是「莫北鼻」，有一次還寄掛號，害郵差一見到他拿印章走出來時，立刻笑得岔氣！

這次又是什麼東西？明知道他今天會回去，有必要特地寄東西來嗎？莫言壓捏信封，裡頭是個稍厚但很柔軟的片狀物，當他撕開倒出來時，站在身邊的女人倒抽了一口氣。

然後，她的臉漸漸脹紅。

「憋笑對身體不好。」莫言冷冷的瞪著掌心裡的束口袋。

對，是個一般大小的束口袋，女生有時候當化妝包，有的人拿來裝衛生棉，但重點不是在於束口袋有什麼功用！這是一個非常可愛的白色束口袋，上頭有個看起來像凍豆腐的圖案，凍豆腐有雙藍色的眼睛、有手、有腳。

「嘍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」安琪放肆的狂笑，「你喜歡海綿寶寶？哈哈，不早說，我、我有一堆印章、貼紙啦，幼稚園小朋友超愛的。」

「……如果我手邊有橘子，我保證一定立刻塞進妳嘴裡。」莫言將信封揉成一團。外公寄了一個海綿寶寶的束口袋過來，其他多餘的東西、紙條，一樣都沒有！

笑聲在樓梯間繼續迴盪，安琪笑到肚子都痛了，而莫言的視線則移到一旁的公共大垃圾桶上，沉吟幾秒，決定把「凍豆腐」丟掉。

「喂！你幹麼啦！」安琪連忙拉住他，「那是外公給你的東西耶！」

他回眸，狠狠一瞪。

「你不要的話給我啦，小朋友很喜歡海綿寶寶呢！」她笑得眼淚都飄出來了，「而且不是要回去嗎？你幹麼不問外公為什麼要送你海綿寶寶？」

「凍豆腐是拿來吃，不是拿來喜歡的！」莫言要自己忍耐，飛快地把束口袋往側

背包裡塞，並將揉成一團的信封扔進垃圾桶裡。

「我們班的小朋友聽到你這樣說海綿寶寶會哭的喔！」抹掉淚水，安琪突然覺得像莫言這種超級美男子，跟海綿寶寶有夠不搭調。若說外公喜歡，她還覺得正常點。

「再笑就不載妳回去。」他受不了的警告。

安琪立刻抿嘴，還做了個拉拉鍊的手勢……但眼睛還是在笑。

莫言決定眼不見為淨，直直走出公寓。他的車子就在巷子內，一台暗灰色馬自達。安琪大方的坐上副駕駛座，繫上安全帶時，忽然側了首，像是在專心聆聽些什麼。

「怎麼了？」莫言知道她那種動作背後的意義。

她很快的回過頭來，抿著唇卻搖了搖頭。「不礙事，走吧！」

那是個離他們很近很近的聲音，某個哭嚎般的鬼音，隨著風飄來，不停地說著：大限將至……大限將至……

夜深人靜，暗灰色的車子離開了市區大路，開始彎進偏僻的山間，狹窄的山徑中有的還有鋪柏油，有些地方則是碎石子路，越深入山區，漸漸的成黃土漫漫的泥土路面，路的兩旁是比人高的芒草群，隨著夜風擺盪，彷彿不知何時會衝出什麼來。

但這時的世界寂靜得令人舒服。莫言專心的開著車，身邊的女人正沉睡著，車內只剩下呼吸聲，他最愛這種靜謐……

「有人在唱歌。」

莫言嚇得手一抖，車子瞬間打滑，幸好左手仍在方向盤上，也幸好這兒人煙稀少，否則剛剛方向盤這麼一扭，怕就出了事。

他不禁踩了煞車，瞪著隔壁、雙眼忽然清明的女人。

「妳不是睡得正熟？」他擰起眉。明明睡死的女人忽然開口，在這靜悄悄的車裡哪能不嚇人？

「嗯？」睡眼惺忪的雙目轉過來瞥了他一眼，安琪打了個大大的呵欠，「就是睡得很熟被吵醒，感覺特別不爽！」

莫言扯扯嘴角，重新踩了油門，直駛而去。

「好難聽喔！」安琪皺起眉頭，「這要怎麼睡啊！」

「不要理他們。」莫言沒好氣的回著，轉一個右彎。

「我可以開窗叫他們閉嘴嗎？」安琪把手擋在電動窗的按鈕上。

「不可以。」莫言連看都不看她一眼，「開了窗等於讓外頭的浮遊靈進到車子裡！」

「咦？很多嗎？」驚了一下，安琪好奇的左顧右盼。

「我們被包圍了。」莫言挑了挑眉。幸好擋在擋風玻璃前的那一大群是半透明的，至少他還看得見路！

暗灰色的房車從頭到尾都被這兒的浮遊靈圍繞，每扇玻璃上都貼著各式各樣的臉龐，死亡的年份各有差異，有去世很久的、也有新鮮的鬼，他們都在這荒山野嶺徘徊。

小徑上佈滿塵土，兩旁是荒煙蔓草，光是車子轉個彎，長草就會掩去車子的蹤跡。外公，就住在這野嶺當中，一間獨棟的磚房裡。

「可是唱歌的不是他們吧，那聲音沒那麼近。」安琪噘起了嘴，用指節敲著玻璃，「走開一滾開一」

「不要大聲嚷嚷，沒用的。」莫言不耐煩的唸著，「妳能不能繼續睡啊？妳睡覺時真的比較迷人。」

「靠！你說那什麼話啊？」安琪鼓起腮幫子，「我剛睡著是我不對，我應該要陪開夜車的你聊天，以免你睡著。」

「謝謝，不、用、麻、煩、了。」這女人唱了一路的兒歌，好不容易才還給他一片安寧耶！「不要再教什麼帶動唱了！」

「可是下星期要教小朋友新曲子啊！」聳了聳肩，安琪無所謂的翻開歌本。

莫言擰著眉心瞪了她一眼，實在很難想像一個天生力大無窮又暴力的女人，竟然會是幼稚園老師

唱兒歌？教帶動唱？莫言每次聯想她上課的模樣，總是想到一個被折凳打飛的孩子……

「好難聽……」她趨前打開音響，「聽廣播好了！」

「……現在是十一點整，我是 DJ 如如，接下來兩個小時由我跟各位共度喔！」

一打開就是煩人的搖滾樂，莫言噴了聲，伸手又把音響關掉。

「喂！」安琪不平。

「我喜歡安靜。」他輕鬆的轉著方向盤。

「可是外面的聲音超難聽的……」

旁邊的女人還在咕噥，莫言不理她，總算享有片刻的寧靜，可是忽地，安琪挺直背脊，四處張望。

「停車停車！」她忽然鬆開安全帶，眼看著就要打開車門，莫言趕緊緊急煞車。眼見她真的下了車，奔進比人還高的芒草叢裡，登時不見人影；這逼得莫言只好也下了車，她知不知道已過子時，依照他們的體質，很容易跟鬼魅犯上的！

「喂！暴力女！」站在草叢外頭，莫言先呼喚安琪，等待回應。

裡頭沒有聲音傳來，但一陣群草亂舞，沙沙沙的直朝莫言逼近，他趕緊採防禦姿勢，提高警覺的瞪著那堆長草。

「可惡！」長草被 的往兩旁一撥，安琪跑了出來。

莫言一臉被二次驚嚇的模樣，沒好臉色的瞪著她，「妳是怎樣？」

「我聽見有人喊救命，還有人告訴我車前有人！」

「那是鬼。」莫言刻意親切的說著，「安琪小姐，相信妳知道妳聽得見鬼的聲音吧？」

「廢話！我只是想看是誰喊救命。」安琪嘟起了嘴，「那是小孩子的聲音耶！」哦……孩子啊？莫言這時就認真的覺得，她果然是位幼稚園老師！可能她在幼稚園時擁有如天使光燦的一面，卸下教職就成了暴力至上的女人了。

因為是幼稚園老師，所以才對孩子的聲音特別在意嗎？

莫言認真環顧四周，長草中夾帶著許多陰森森的臉龐，野外總是這樣，在夜間的山路上，兩旁的樹下總是藏著無以計數的鬼魂。

「我沒看見任何一位小孩。」他很鄭重的跟安琪說：「我們先上車吧！」安琪嘆口氣，仍是一臉擔憂，但卻乖乖走到車邊；在她上車前莫言先進去處理剛剛趁勢鑽入的遊魂們，將之一一驅趕出車外後，他們才重回車內。

這時莫言總是不禁覺得！唉，麻瓜真好。

「真討厭聽到小孩子哭，唉！」安琪悶悶不樂的往窗外瞧，難聽的鬼叫聲讓她心情更差了。「快講點笑話，讓我心情好一點。」

「我不會說笑話。」帥哥司機很不給面子，專注在開車上。

安琪翻了個白眼。真是個長相一流個性卻很失敗的帥哥，暴殄天物啊～～「啊，你明天有沒有空？我想去逛逛耶，還可以買些名產！」

「我不是回來玩的。」莫言一貫冷處理，天曉得帶她去逛街會有什麼後果！只怕不是買一點點名產，而是一整天沒完沒了的逛街吧？再加上外公在市鎮上的人緣，誰不知道他是外公的孫子？帶著一個女人出入一啊啊！莫言光幻想那些三姑六婆指著他們笑的神情，他寧可再進噬人隧道一次！

「沒空。」莫言回答的斬釘截鐵，「妳是跟我回來找外公的，還是來玩的？」

「可以一兼二顧啊！」安琪挑了挑眉，反正她就是放假嘛！「買什麼好呢？喂，你有什麼好建議？」

「台中能有什麼？不就太陽餅？妳可以叫外公帶妳去買，他一定很瞭解！」

「哇，對耶！」安琪忽然興奮起來。可以買回去給小朋友吃呢！

「那妳記得順便幫我買個原味的。」莫言趕緊接話，欲心在 MSN 上說的話突然出現在腦海裡。「要送人。」

「誰」頓時，安琪露出誇張的神情，「你、你、你要送人東西」

莫言不客氣的瞪了她一眼，這女人是什麼態度啊？「我不能送人嗎？」

「不是啦！你有誰可以送？鬼不吃太陽餅的喔！」安琪認真的說著，「啊，還是要給衰人麥克？你們這麼要好啦？」

「我要給欲心的。」莫言簡直快無言了，「他跟我要的。」補充說明，是為了不要讓安琪以為他真的主動要送些什麼給人家。

「哦～～欲心啊！」安琪眼珠子靈活的轉著，她知道這位算是莫言最要好的朋友。雖然和欲心根本沒有交集，但幫忙買名產絕對沒問題！因為有個知悉警方動態的人，對他們這種三不五時捲進鬼殺人案件的倒楣人士而言，實在太方便了。

她的笑容未止，忽然坐直了身子，「咦！鬼唱歌的聲音從那兒傳來！」

順著她的手指看去，可以瞧見在斜前方兩點鐘方向的山丘上有一處燈火通明，鬼魅的歌唱聲就來自那個方向—

連哦都沒有，莫言只是輕噴了聲，彷彿他已經知道嘔啞吵雜的難聽歌聲來自何方了。

安琪注意到他的神情，微蹙著眉，抿緊雙唇—老實說，他真的長得超級迷人，就連那種不悅煩惱的表情，也都讓人心跳加速。

「該不會是……外公？」她小心翼翼的說著，莫言沒有回應的表示默認。

「妳，到底為什麼要跟著來？」莫言轉頭瞥向她，「我不是回來玩的！」

「我是要來看外公的啊！」安琪聳了聳肩，「而且想跟外公再多買些道具，同時學新的心法。」還有一個重點沒說，她要順便逛街買名產。

「那妳可以自己來啊！」莫言顯得有些不耐，「幹麼非得跟我一起回來？寧可坐夜車，而且一」

「我不會說的。」安琪忽然湊近他的耳畔，「你上次跟我說的祕密，我一個字都不會講。」

莫言瞪圓了雙眼，認真的注視她。

安琪用兩根食指淘氣的在唇上比了一個叉叉。連外公她都不會提的。

莫言不再說話，車速緩了下來。其實他倒不是擔心那件事！關於……他看不見自己鏡中倒影的事情。

從有記憶開始，他就無法在鏡子裡看見自己，連照片也一樣，別人都看得見照片裡的他、鏡子裡的他，天底下唯獨他看不見。

他曾跟外公哭訴，外公卻告訴他一件不得了的事。

外公說，這是他的命運，一旦哪天他看見自己在鏡子裡的清楚倒影時，只代表一件事一大限將至。

莫言緩緩的瞥向照後鏡，鏡裡已映著模模糊糊的影子，自從四月份捲進隧道的黃泉界之後，一切就變了。

他被地獄犬所傷卻沒有遺毒，以前可是遭厲鬼刺傷就被鬼毒侵蝕的；而原本看不見鏡子中的自己，現在也開始出現模糊的影像。

雖然他還是看不清，但這是災厄的象徵。

外公曾交代過不能讓任何人知道，可是……莫言深吸了一口氣。他卻告訴了安琪，沒有任何原因，他也不後悔，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會選擇告訴她。

這個粗魯得跟男人一樣的暴力女！

「哇……」車子上了山坡，安琪瞪大了眼睛，「你說這附近只有一棟房子，那個就是外公家嘍？」

「是啊，很熱鬧吧？」莫言不耐煩的瞇起雙眼，「百分之百在開轟趴！」

「他還真愛熱鬧耶！果然擁有一顆赤子之心！」莫言的外公愛開趴踢的事她早知道了，只是聽說……咳！那些趴踢都跟時下的不同，別開生面吶。

車子終於停了下來，安琪眨眨眼望著那似三合院的磚房，庭院裡張燈結綵的掛著許多閃爍的燈泡，照得整個空間燈火通明。

安琪下了車，她看見外公一個人在庭院中載歌載舞，笑得超級開懷，頭頂上的小燈泡閃閃爍爍，但最酷的是不停變換色彩，且在半空中飄蕩不停的大量……鬼火。

「外公不是一個人對吧？」安琪忍無可忍的大吼著，雙手摀住耳朵，「吵死了！」

「哼。」莫言也下了車，望著那「鬼山鬼海」的轟趴現場。

今天的主題應該是意外趴，整個庭院裡塞滿了各個年齡層的鬼魂，身上無一處完整，殘缺的肢幹掉得滿地都是，這群鬼瘋起來連自己的內臟跳飛出去都沒察覺。

有幾個腫脹發白的小學生站成一排，呆呆的望著熱鬧非凡的舞會現場，莫言認得那幾個孩子的樣子，前幾天的新聞報導，幾個小學生冒險去深不見底的溪水游泳，就再也沒回來了。

收音機正播著周董跟費玉清合唱的「千里之外」，有好幾個遊魂唱著唱著潸然淚下，可能親屬遠在千里之外，這些遊鬼卻至今未能歸返吧。

不過看安琪的臉色，就知道這些鬼的五音不全，讓她瀕臨暴走邊緣。

莫言再次彎身入車內，不客氣的鳴起喇叭。

「叭一叭一叭一」

一瞬間，所有的魍魎鬼魅及外公，紛紛往車子這邊望了過來。

眼尖的莫言還注意到，有好幾個是上次陪外公北上找他的鬼魂，怎麼還在啊？跟外公變麻吉了嗎？

「啊！」一看到他們兩個，外公突然大吼一聲，「一級警戒！一級警戒！」

「唰唰唰一」幾乎是迅雷不及掩耳，三秒之內，偌大的三合院裡一隻鬼都沒有剩下，熟練的用最快的速度移形換影、半生不熟的趕緊飛竄逃逸，新鮮「人」還不會飛，只得半跑半爬的，慌亂的離開轟趴現場。

安琪終於得到寧靜，連那些五光十色的鬼火都不復在。

「啊！安琪寶貝～～」外公的視線只專注望著安琪，開心的張開雙臂衝了過來。矮小的身子跑起來特別靈活，光禿禿的頭頂反射著上頭的燈泡光亮，老人家眉開眼笑的奔了過來。

「停。」莫言一個箭步擋在安琪前面，「你在幹什麼？」

「……開、開轟趴……」看到自家孫子，外公馬上變成一臉膽怯的模樣。

越過外公亮晶晶的頭頂，莫言可以瞧見那幾個跟外公麻吉的鬼魂躲在屋內，擔憂的探出鬼頭來瞧著他們。

還真是名副其實的鬼頭鬼腦咧……

「主題是？」

「意外的周董趴？」外公絞著衣角，可憐兮兮的越過莫言，向他身後的安琪求救。

「厚！外公！鬼唱歌好難聽喔！」安琪搖了搖頭，一點都沒站在他那邊的打算，逕自旋身打開車門，取過自個兒的行李。

「嗚嗚，安琪北鼻……」

「那個。」莫言指了指自己的十一點鐘方向，「處理一下。」

講完，他沒好氣的也旋了身，跟安琪說等他把車子開進庭院裡再拿行李，安琪點了點頭，先往三合院的主房走去。

外公緩緩回身看去，原來那幾個溺死的小學生還待在那裡。

莫言發動車子，車頭燈頓時炙亮，車子剛好衝著那幾名剛死沒多久的小學生們開去，他們面露惶恐，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抱在一起。

可是，莫言卻巧妙的將車轉了個方向，刻意繞過那些死靈。

外公看得微微一笑。他這個孫子啊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心底深處還是很善良的嘛！否則輾過這些死靈也沒什麼影響，何必在意？

「你們的屍體還沒被找到啊？」走過去，外公蹲了下來，望著眼前一票泡水泡到腫起來的孩子們。

他們搖了搖頭，淚水滴滴滾落。

「唉，爸爸媽媽沒跟你們說，不可以擅自到水深的地方玩嗎？」

孩子們抿著唇。他們知道錯了，但為時已晚。

「有沒有看見水深危險的牌子？不准戲水的牌子？」外公輕聲再問。

孩子們眼淚越滴越多，有人已嚎啕大哭，就見幾條魚從嘴裡滑了出來。

安琪聽見哭聲走了出來，莫言則為她提了行李，輕聲要她進去，別干預外公做事。跟外公很麻吉的那幾個靈魂一下被莫言趕出家裡，哭喪著臉望著外公。

「明知道還要下水啊……」外公沒理會他們，只是搖頭嘆氣，「你們怎麼這麼不乖呢？」

「不、不是故意的……」一個小女孩這麼說著。

「以為、以為會沒事……」一個胖男孩哭著嚷嚷。

「人吶，」外公微微一笑，「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呢！」

孩子們抱在一起痛哭流涕，然後仰著浮腫的臉龐，祈求外公的一臂之力。

外公摸摸他們的頭，輕嘆了口氣。

「為什麼……要同情你們這些明知故犯的人呢？」

「啊呀一」

屋內，杯子瞬間滑出安琪的手中，在地上碎裂成數片小瓷塊，莫言還來不及開口，她一把推開他就衝了出去。

直接拉開紗門，安琪慌張的左右梭巡著。

「外公……」慘叫聲，她剛才聽見鬼魂的淒厲慘叫！

「啊？安琪北鼻啊！」外公抬起首轉過來望著她時，又是溫和慈祥的樣子。

莫言替安琪收拾好破碎的瓷塊後也走了出來，「剛剛那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喂—」安琪冷不防推了莫言一下，「還不快看看外頭有什麼異狀！」

莫言毫無防備，因為她突來的動作踉蹌了幾步。真不知這女人怎能這麼粗魯！

他瞥了庭院一眼，就只看到外公和那群躲到角落的麻吉鬼魂群。

「超渡了嗎？那群孩子？」雖是問著外公，眼神卻是沒轍的睨了安琪一眼，「妳溫柔一點行嗎？」

「只是指引他們一條方向，我跟他們沒鹽份啊！」外公一蹦一跳的走過來，「說不定他們命中注定屍骨無存呢！」

和安琪對視一眼，莫言不禁覺得外公的話有些奇怪。

「都開轟趴了還沒鹽份，這有違你平常的作風。」莫言不解的皺著眉。

「對呀，剛才那些孩子們的哭聲很驚恐耶，嚇得我連杯子都滑出手裡，現在雞皮疙瘩還立正站好呢！」安琪邊說話邊搓著自己的手臂。

「呵呵呵呵……」外公露出和藹的笑容，「一陣子不見，安琪北鼻變膽小嘍～～沒事啦，快進屋裡坐吧。」推開紗門，外公率先走了進去。

安琪聞言不滿的抗議，「我哪有變膽小呀，剛剛的聲音真的很詭異嘛—莫言你說，

你是不是也感覺那些小孩好像有要被殺掉的恐懼？」

雖然覺得她的話有點誇張，但一直望向空盪盪庭院的莫言也忍不住認為——如果只是指引方向，為什麼會有那麼可怕的慘叫聲？不過又想到是外公出馬，肯定不會有錯的，因此不讓這個問題繼續困擾自己，輕輕搖了搖頭。

「沒有，我想可能是妳太神經質了，每次遇到小孩就特別敏感，剛剛在車上也這樣，真是連鬼也不放過！」說完，便在安琪對他發出人體攻擊前，早一步竄進屋內。

「算你跑得快！」安琪對著他的背影扮了個鬼臉，然後在外公的催促聲中也走進了屋子裡。

「安琪北鼻啊，真沒想到妳會跟憨孫一起來呢。」外公見到安琪，立即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「想不到我也能等到這一天……你媽媽也能安息了！」

「什麼？」安琪根本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，「誰媽媽？」

「咦？妳不是陪莫言回來掃墓的嗎？」

「掃墓？」她更迷糊了，望著正在喝茶的莫言！他卻機車的一臉事不關己。

見狀，外公望望莫言，再看看安琪，隨即又沮喪的拖著身子坐上椅子，一臉悲淒。

「就說不要亂配對。」莫言涼涼的說了一句。

「什麼東西，說得我迷迷糊糊的。」安琪走到桌邊再倒了杯茶，「啊……莫言是為了掃墓才回來的嗎？你媽媽她……」

「過世了。」莫言說得倒很稀鬆平常。

安琪偷偷抽了口氣。一時不知道該說對不起，還是安慰……

此時外公說他要去看看冰箱裡有什麼涼的，邊哼著千里之外就往廚房走去，客廳裡一下就只剩他們兩人。

安琪覺得有點尷尬，正常來說她會繼續問下去，例如：你母親什麼時候死的啦、或是爸爸呢？她現在想想，好像每次也都只聽過他提起外公，更沒看過莫言其他的親人。

「想問就問吧！」老早就看透了她的想法，莫言挑著眉瞅她，還露出一抹笑，「我怕妳會憋出病來。」

「喂！我也是很懂得尊重人的好嗎？」被莫言一說破，安琪立刻吐了吐舌，「好吧，我好奇得要死，因為沒聽你提過其他的親人！」

「沒有人聽我提過。」莫言冷冷一笑，「我的親人，就只有外公而已。」

「噢！」眼一瞪，安琪忍不住驚呼，「那……你爸爸呢？」

莫言頓了一頓，轉過頭看著安琪，輕輕聳個肩，「沒這個人存在。」

「哈哈哈，你不要跟我開玩笑，沒這個人？那你是石頭裡蹦出來的，還是你媽是聖母瑪利亞啊？」安琪沒好氣的跳上椅子曲膝而坐。

「我媽是生我時難產而亡的，所以我自然沒有見過她。至於我爹嘛……雖然他沒死，可是我有印象以來就只跟外公一起生活，沒見過其他親人。」莫言說起這些話時完全不帶情感，彷彿在訴說別人家的事，「我回來是為了掃墓，我母親的忌日，就在明天。」

安琪聞言瞪大了眼睛。如果說莫言的媽媽是難產死亡，那麼她的忌日相對而言也就是……莫言的生日

「哇……」她喃喃說著，「我什麼都沒準備……」

「妳要準備什麼？」莫言莫名其妙的瞪她。

「你生日也不早講，我兩手空空，一樣禮物都沒帶。」

「我不過生日的。」莫言淡然的搖了搖頭，為安琪再倒杯茶，「妳覺得有什麼好慶祝的嗎？」

「是因為你母親的死嗎？」這回，安琪倒是一點都不避諱，「真不好意思，我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樣。」

莫言沒說話，只是拿著小茶杯在手掌心裡滾動。誰知道安琪又在想什麼？這女人的思維跟一般人向來不同調。

「你不過生日，是因為生日剛好是忌日？可是對你母親而言，你能活下來說不定才是她最大的心願耶！」安琪托著腮，說得理所當然，「為了你母親，你應該要好好慶生才對。」

莫言擰起眉瞥了她一眼。她什麼事都可以往單純的方向想，這方面他還滿佩服的。

「挑間客房吧，外公這裡房間多，而且都有在清掃。」起了身，莫言往東邊的角落走去，「我會把屋裡屋外都封好的，避免又有鬼音打擾到妳的睡眠。」

「嗯！謝啦！」安琪也跳下椅子，拎起在地上的行李。

外公正巧從廚房裡走出，還端著兩碗冰涼的仙草，「來來，這個退火！」

「都幾點了……」莫言沒好氣的唸著，「我先帶安琪去找房間。」

「啊？她不是跟你同一間喔？」外公語帶惋惜。

「外公！」這次是異口同聲。

安琪睡在一樓東方角落，莫言謹慎的在她房間每一個孔隙下工夫，不讓魍魎鬼魅干擾到她，畢竟陰陽耳只要一點點鬼噪音就會難以成眠。

他將自己的床鋪好後，再走到客廳，卻發現外公一個人不知道在忙些什麼。

湊近一瞧，卻看見外公已經在神桌上擺放了鮮花素果，而且靠近門邊還放了燒紙錢用的鐵筒。

「外公，明天才是媽媽的忌日，不用在這時候就準備紙錢和素果鮮花吧？」莫言看了牆上的時鐘一眼，才晚上十一點五十八分。「明天我再弄就好了啊！」

「誰說這些東西是要祭拜你媽媽的？」背對他的外公，語調很輕。

「不然呢？」外公要作法向來是在外頭啊！

「這是幫你準備的。」外公緩緩的轉過頭來。

他？莫言瞪大雙眼，外公的笑容太過詭異了！

他警戒般的向後退了兩步，地上的鐵桶中忽然迸出烈燄，緊接著外頭風聲大作，宛若鬼哭神號！

莫言猛然往神桌上被鮮花遮掩住的照片瞧去，那上面一片空白，下頭的黑色牌位卻清楚的刻著兩個字—莫言！

「喀噭。」

長針走到十二，鐘擺下的小門一開，一隻血流如注的小鳥從裡頭被送了出來。

「啾一啾一啾一」小鳥身上插了無數根針，牠痛苦且有節奏的鳴叫出十二點整的鐘聲。

站在他面前的外公高舉起雙手，將一整疊冥紙往鐵桶扔去，冥紙才到半空中，瞬間被火舌捲進桶子裡；老人家雙眼閃爍著詭異光芒，突然勾起一抹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。

「今天，也是你的忌日啊……」

第二章 噬人的紅蔓血藤

「喝！」莫言驚坐起身，一身冷汗浸濕了睡衣，他瞪圓雙目望著眼前的一切，灰色格狀的棉被、右手邊的百葉窗、熟悉的木桌跟床榻，他人在外公家裡以前的房間。

夢？莫言再一次望了望四周，這的確是他的房間，而且陽光從百葉窗縫斜射而入，灑亮一室，已經天亮了。

但是他並沒有因此放鬆心情，有人說夢是潛意識的反射，可是夢見外公那樣子對他，會是他的潛意識？他內心難道認為外公會害他嗎？

或是，其實是自己對今天多有歉疚？

過去人們總說生日即為母難日，因為生產對於女人而言是極高的風險，尤其在過去醫學不發達的時代，根本是賭命的過程；即使是現代，也存有一定的危險，他的母親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。

外公說母親生產那天原本一切都很順利，但是卻因不明原因突然血崩，而一場大斷電又讓一切急救動作延誤，醫生拚了命才救下他這個新生兒。

出了手術室，一為生一為死，他被送進保溫箱後，一睜開雙眼所見的即是人、妖、鬼。可存活至今，他卻沒緣份親自見過母親，甚至也沒看過父親！不過他能夠理解父親的做法，畢竟他可是害死母親的罪魁禍首，看了只會傷感吧。

莫言梳洗過後，換了件簡單的恤往外頭走去，陽光斜灑入室，客廳大門敞開卻沒看到人影；他抬頭一瞧發現竟然已經十點多了，沒想到自己睡得那麼晚。

旋了腳跟往安琪房間走去，卻發現木門敞開，裡頭無人，她早就起床了。

「安琪？」他開始在屋子裡轉繞，「外公？」

屋內一點聲音也沒有，看來這兩個人搞不好一大早就出去了！

安琪跟外公非常有「鹽」，外公莫名其妙的一見到安琪就喜歡，帶她修行、拉她出去玩，這都是司空見慣的事。

他走到神桌前，底下有一個袋子，裡頭是掃墓用品，看來是外公幫他備妥的。

「好吧，那我就自己先去了。」決意後，莫言留張字條壓在神桌上，拎了提袋就往外走。

經由山間小路去掃墓，其實騎機車較為方便，但他打賭外公一定載著安琪去兜風了，他只有開車上山的份！

只是才踏出門外，卻意外地看見那台機車好好的停在原來的位子。

「咦？」莫言有些愕然，他的車也在，那兩個人是到哪裡溜達去了？難道外公又開闢了不為人知的「新天地」嗎？

瞪著機車幾秒後，他決定騎車走人，所以返身入屋把車鑰匙給掛回去，取下外公留下的古董機車鑰匙。

只是這次再踏出時，機車邊卻蹲了一個小男孩。

莫言當然不認識這裡的人，於是當沒看見的走去，逕自把東西仍在腳踏板，跨坐上機車。

突然間，那個男孩抬起頭，抓住了他的褲管。

「有事？」對小孩子，莫言並沒有一般人會有的和顏悅色。

男孩眨了眨眼，扯著他的褲管站起身，然後意圖鑽上車，打算讓莫言載著走。

「喂！下去！」莫言大吃一驚，眼看著那孩子自然的就塞進他前頭的位子。「你是怎麼來的？你自己回去啊！」

男孩轉過頭，用可憐兮兮的眼神望著他，小手指向前方。「走！」

「走你個頭……」莫言狐疑的打量這男孩。到底從哪兒跑出來的？

環顧四周，別說沒有腳踏車的影子，根本連個鬼影都沒有！那群鬼麻吉鐵定跟著外公去玩了，這安靜的庭院跟昨晚的鬼轟趴狀況簡直差了十萬八千里。

「誰帶你來的？你別亂跟陌生人走。」莫言開始考慮是不是直接把他拎下車。

「走！走！」男孩拍著龍頭，急促的指著前方，「快點走！」

「……你家在附近嗎？」莫言側了頭。或許他真的住離這裡沒多遠的地方，是自個兒邊玩邊走過來的。

男孩用力的點點頭，莫言心想就順路載他一程，倒不成大礙。

……只是這附近還有住戶嗎？

「你家到了要記得說啊！」莫言說著發動了機車。

機車很快地離開外公家的庭院，今天的陽光非常刺眼，雖是夏至，但莫言總覺得這太陽未免也太毒辣了，空中萬里無雲，連遮蔽烈日的東西都沒有，強光刺得他睜不開眼。

因為要先把前頭的小子送回家，所以他只得依著男孩手指的方向轉彎再轉彎，只是車子越騎越荒僻，而且路徑完全是往山上墳墓的方向！

這一路上，他真的不記得有住家啊！

「你該不會是在給我亂指吧？」莫言在半山腰處煞了車。

「嘿……」男孩轉過頭，對著他傻笑。

「我沒興趣跟你耗！」他開始後悔沒在外公那裡就把這男孩趕下車了，「你再不說你家住哪裡，我會直接把你扔在這裡！」

這他可不是說著玩的，他已經很討厭白天出門了，雖然今天這陽光很意外的沒曬得他不舒服，但他希望在正午前能返回外公家，沒空讓這死小孩拖時間！

男孩還是什麼也不說。

「好了！你下車！」他直接把男孩抱下車，「我向來就不喜歡小孩。」

他催了油門，直直往前騎去，倒也沒聽見那男孩的哭聲。

說歸說，但剛剛也是嚇唬人而已，他萬不可能把男孩獨自丟在山中，騎不了多遠，他透過後視鏡偷瞄一下那男孩有沒有在反省，但在鏡子裡卻找不到對方的蹤影！莫言緊急煞車，猛然回首。這山中小徑就一條，站在路尾的男孩呢？為什麼突然不見人影了？

莫言跳下車，跑回去探看，這兩旁是長草，也不是什麼懸崖，後面沒有任何彎路，那麼小的孩子就算要跑，也不可能跑得這麼快……莫言沉下雙眸，是鬼魅嗎？大白天出現並不稀奇，但罕見的是……為什麼他沒有看出那是鬼？

隻身旋回機車邊，莫言望向這片山頭，被陽光曬成金黃色的山區，不知道為什麼給他一種巨大的違和感！這麼刺眼的陽光，他卻渾然不感到難受。

「嘖，速戰速決，既然那小子是鬼，那就隨便他吧！」

莫言不再多想，重新出發往母親的墳區騎去。

車子才呼嘯而過，煙塵四起，那比人高的芒草中，突然探出一顆又一顆的頭，眨了眨眼，望著馳騁而去的機車。

然後許多人從芒草裡走出來，緩緩的，一步步跟上前頭的機車。

莫言要去的地方是個很大的墳區，外公將母親葬在那兒，平常都有專人在維護，所以掃墓時倒是不怎麼需要擔心雜草問題，加上這兒水土保持也相當優異，除非走山，否則棺木倒不至於跑出來見人。

機車停在斜坡小徑上，以小徑為中心切分出左右兩大塊墳區，他得往左邊那片去。只是才把機車停在路邊，就有個女孩氣喘吁吁的跑了過來。

「先生！對不起！」她隔著小徑喊著，「請問你有帶電鋸嗎？」

他搖了搖頭。這裡有人管理，怎麼會需要用到這麼大型的機器？

女孩露出一臉失望的樣子，「怎麼辦……草那麼長……」

「可以請管理公墓的人來處理。」他提供了意見。

「沒人接啊！我媽的墓上長了一種荊棘，會刺人，可是很難割除。」女孩焦急不安，「還是下山去買電鋸……」

「為了除草去買電鋸？」莫言挑了挑眉，「既然有付管理費，就應該讓管理人來處理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她剛說了啊，沒人接嘛！

莫言拎起掃墓用具，裡頭只有幾把鐮刀，再望向女孩戴著麻布手套的雙手上沾滿了刺，他嘆口氣。反正剛才做了一次白痴好人，倒也不差再一次。

「我跟你去看看。」他拔出鑰匙，甩了甩。

「咦？真的嗎？」女孩喜出望外的瞪大眼，「謝謝你！如果能多一個人幫忙就好了。」

敷衍的笑了笑，莫言跟在女孩的背後走，不遠處有兩個男生正努力的割草，看來是女孩的家人。墳上的確長滿了麻煩的荊棘植物，莖上生滿尖刺，又是軟藤，爬滿了整個墳丘，遠遠看，那半圓墳丘看來像是血紅色的。

兩個男生一個看起來大概高中生模樣，另一個才國一、國二吧。

「你們這樣是除不完的。」走近後，莫言打量著墳墓，「一定要叫人來處理，你們先做簡單的祭拜。」

「啊……可是媽的墓變成這樣……」高中生難受的看著這景象。

「但我們自己也弄不好啊！」一旁的國中生則是不耐煩的扔下鐮刀，「我們先拜拜，再請人來弄才是明智之舉！」

其他兩人遲疑了一會，只得無奈的開始準備祭拜用品，莫言看著他們的模樣，不由得有點心酸。原來他們也是母親早逝的孩子。

他不經意的往墓碑上看去，雖然墓上陰刻的字都已經掉漆，但還是辨識的出那個名字：巫沂萍！

這麼巧？媽的名字雖然唸起來是菜市場名，但字就不那麼常見！竟然有這般的巧合，同名同姓還一樣的字！

可惜墓碑上沒有照片，不然他還挺想一睹廬山真面目的。

嘻嘻……

一陣嘻笑聲自身後傳來，緊接著是小孩子奔跑的足音，莫言倏地往回看去，身後的墳墓群較低矮，卻沒有看到任何人影。

他蹙起眉頭，往前走了兩步，那足音明顯異常，絕對不是他幻聽！這時候他不禁覺得如果安琪在就好了，她勢必可以聽得更加清楚。

嘿嘿……孩子的聲音頓時又響起，你來啦！

咦？莫言定神往聲音的方向探去，僅是一秒之差，他確定有顆小頭隱匿進一塊墓碑後頭，然後是跑跳的聲音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見到他四處張望的模樣，女孩狐疑的走近。

「妳有聽見小孩子的聲音嗎？」雖然知道不該問普通人，但莫言還是下意識的脫口而出。

「小孩子？」女孩果然一臉疑惑，左顧右盼，「這裡不就我們幾個嗎……」說話時她突然變得很緊張，肩膀縮了起來。「不、不要嚇人啦！」

「噢，抱歉。」看著女孩緊張的神色，莫言知道自己問了不該問的話。「那我先走了。」

「謝謝你！」女孩欠身。

「不，又沒幫上什麼忙。」莫言隨意揮手，眼神對上一旁的大弟，他身後一樣是一長排大小高低不一的墳墓，但是這一次，莫言看清楚了！

是剛剛那個小男孩！

他就坐在一塊墓碑上頭，咯咯笑著，兩隻小腳踢呀踢的。

那緩緩轉過來望著莫言的雙眼，瞬間透出一股紅色光芒—而有某樣東西開始動了！

「離開！」莫言驟地大吼，往前衝了過去，「離開墳墓！」

他上前一步伸手就抓過了女孩，而那國中生小弟倉皇失措的回首，隨即變了臉色，也沒有遲疑的衝向姊姊，唯獨站在墓旁的大弟狐疑的往前兩步又停住，瞪著

莫言不放。

「你在幹什麼？很無聊耶！有人這樣泡妞的嗎？」大弟不悅的扁了嘴，「你根本是故弄玄虛來嚇我姊的吧？」

「唰！」大弟身後的紅色藤蔓倏地晃動，女孩見了後失控的尖叫出聲。

「快過來！」她慌張的朝大弟伸出手，「不要回頭！」

不要回頭。這是很有趣的現象，每當緊急時刻，只要旁人說出禁止或勸阻的字眼，例如：不要回頭、不要停下等詞句時，當事者都會選擇相反的動作，例如一定回頭，一定停下，一定……

大弟被姊姊的慌亂嚇到了，卻依然回首，親眼看著那紅色的藤蔓從原本癱軟攀滿墳丘到直立站起，紅莖上散發著紅紫色的金屬光澤，像條活著的鞭子一樣亂舞著。大概被這景象嚇傻了，大弟竟沒有及時邁開步伐。

「過來啊！」女孩打算衝過去，卻一把被莫言拉住。

而下一秒那藤蔓全數伸展後，隨即曲著尖端朝大弟狂肆而去。

大弟是跑了，但是他跑得太慢，才邁開兩、三步，藤蔓便緊緊的捲住他的腳踝、大腿、手臂以及胸部。

就像無數條紅蛇一樣將人緊緊纏住，不同的是，那藤蔓的尖刺也一併沒入大弟的體內。

他全身上下被尖刺刺入，發出痛苦的叫聲，被莫言擋在身後的女孩也哭得驚天動地，掙扎著要去救人，至於小弟已癱軟跪地，動彈不得。

遠處墓碑上的男孩正在笑著，彷彿在看有趣的卡通般開心。

「放開我！你放手！」女孩大吼著，看著大弟正淒厲的叫喊，她無法坐視不管。

「妳去也沒有用，只是送死罷了。」莫言使勁將她向後甩去，害得女孩四腳朝天的摔倒在地。

被藤蔓緊纏著的大弟吐出大口鮮血，雙目瞪圓的呆望前方，似乎不怎麼動了。

紅色的藤蔓開始束緊，如刀般的尖刺也跟著扯開他的身體。

首先被撕裂的是最細的腳踝、然後是小腿肚……接著是肚子，鮮血跟臟器慢慢的滑出被撕開的傷口，而一根藤蔓正悄悄的由後攀上男孩的頸子。

莫言第一件事是回首注意女孩，她又準備站起，所以他立刻挪身擋住她的視線。

「你讓開！」她淚眼婆娑的喊著。

莫言再正首，大弟已被分成好幾塊，但藤蔓的撕扯不夠乾脆，使之沒切斷的身軀，一段一段的散落在他們母親墳前；女孩驚恐的尖叫，而那小男孩依然愉悅的笑著，滿心期待的望著藤蔓將屍塊往墳丘裡捲去。

那不是他們母親的墳嗎？難不成裡頭的屍體早已被吞噬了？

莫言上前一步，那墓碑上的男孩輕巧地跳了下來。

歡迎光臨。小男孩稚嫩的童音聽起來真的很可愛。

莫言擰眉，由上到下的打量他。「你是什麼？」

我是引路人，莫言先生，我們等你很久了。小男孩一蹦一跳的接近莫言，卻明顯的不敢太過靠近。

他轉向墳丘，高中生的身體已被塞進墳裡，現下只剩一顆頭，薄皮連著頸子，像木偶般歪斜著。

趴倒在地上的女孩瞠目結舌，淚珠拚命的滾落，她也像一尊木偶般呆然不動，一旁的國中生小弟早已尿濕了一地。

只是這些都不在莫言關心的範圍內。

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莫言專注的面對詭異的小男孩，「你要我進來做什麼？」

嘻嘻……不是我啊，是有某個人等你很久了。邊說，小男孩滑稽的學大人欠了個身，你早該來這裡了，整整晚了二十六年啊！

咦？莫言下意識蹙起眉心。晚了二十六年？他也才要過二十六歲的生日啊！

請遵循著指示前往，別讓他等太久啊……語畢，小男孩忽然向上一躍，小小的腳尖踏著塵土地、踏上墓碑尖，唰地沒入了後頭的高大樹叢裡。

莫言沒有喚住他，因為他知道那個引路人是刻意的，一開始就偽裝小男孩引他進入這裡……看來這裡不是普通的墳區，只是個像墳區的地方，卻根本是另一個空間。

難怪。他仰頭看著灼灼燦燦的陽光，這是他第一次不會感到不舒服的白天，因為自己又身在異界了。

回身朝跪地的女孩走去，只怕他們是被無辜牽扯進來的人，但是憑他的力量，根本不可能將他們送回去。

「剛剛那是什麼……」女孩好不容易吐出了虛弱的字語，「我弟弟他……他怎麼了？」

「……我很遺憾。」重新環顧四周，他現在開始得用不同的視角來觀察這個世界。

「他已經死了，接下來你們得注意自身的安全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她昂起頭來，哭喊不已，「剛剛那是什麼東西？為什麼會、會這樣子殺死我弟弟！」

「可能是妖藤吧，這裡並不是人類的世界，我也不會解釋。」他朝女孩伸出手，「你們是意外被捲入的，但還是得小心為上。」

女孩望著眼前的手，根本無法接受這是事實！她緊閉雙眼，一副只要再睜開，就會發現只是一場夢似的。

然而她用力張大眼睛，看見的還是莫言以及那不遠處灑滿鮮血的母親墳丘！女孩全身開始不住的顫抖，意識到剛剛一切都是夢，她的大弟慘遭活藤分屍，至今那些藤蔓仍在輕輕晃動，彷彿期待著下一個獵物。

她幾乎要歇斯底里了，但是當她轉向身邊失了魂的小弟時，眼神突然恢復清明。

她趕緊搖了搖沒眨過眼的弟弟，「梟，看著姊姊！」

叫梟的男孩茫然的望向她，蒼白的唇微顫，緊接著是恐怖的嚎啕大哭，而適才驚惶失措的姊姊卻變得非常鎮定，不時的安撫著弟弟。

瞧著這一幕，莫言心裡暗自佩服女性天生的母性與堅強。眼看著女孩就要陷入瘋狂了，卻因為有個需要她照顧的人，所以立即拋開侵蝕她的恐懼，還能安慰人心。

莫言趁機暗忖。他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，也不懂引路人要他進來這兒做什麼。

……引路人？跟黃泉界的引渡人是同一個嗎？外公不是說過他跟他們是喝茶聊天的朋友？

不，那是擺渡人，專門載著死亡的靈魂往返地府，跟引渡或是引路人都不同。據外公所說，天地人三界的結構很類似，只是有些職責會分得非常細緻，甚至比人界還要嚴謹，這些大家覺得差不多的職稱，事實上卻在各個單位中擔著不同的責任。

而他，倒沒聽過哪個單位有引路人這職稱的。這都是因為他不喜歡非人，所以聽外公說關於三界的事情時總是左耳進右耳出……

遠處開始飄起了霧，而且霧氣越逼越近、速度飛快，莫言一見就知道大事不妙，趕緊回身一把拉起女孩。

「快點走，這裡不能久留！」

女孩回了神，也拉起哭個不停的小弟，兩個人倉皇的挨在莫言身邊，不明所以。

「跟著我，聽我的指令，不要有意見。」莫言簡短的說著規則，「要不然我也保不住你們。」

女孩聽了後用力點頭，抹去了淚水。

「走！」莫言將他們轉了身，往小徑的方向推過去。

他的機車就在前方，順利的話至少還有代步工具。

女孩拉著弟弟往前奔去，轉眼間濛濛的霧氣都來到身邊了，隨後跟上的莫言只專注凝望著女孩的背影，不希望被霧干擾了視線。

相去咫尺的機車被風吹來的大霧給纏上，在瞬間忽然失去了蹤影。

見狀，莫言緊急的大手一勾，將他們勾進懷裡，不讓他們再往前跑，以免失去他們的身影。

「不要動！」他低聲說著。

他們眼睜睜看著冰冷的風吹來，太陽消失、白色的水氣滿佈在周圍，什麼墳墓、芒草、小徑與機車，都在同時間陷入了白色的霧中，不見蹤影。

溫暖的陽光不再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濕冷的寒意。

至此，女孩彷彿明白了他們真的身在非人的空間，而非原來的世界裡。

過了數秒之後，莫言望著四周，除了白霧一片外，還有異樣的紅光在閃爍，紅光散佈在地上，密集的排列在他的兩側，並向前延伸，像是一條步道，指引著他該走的方向。

「那個……」女孩也看見了，指了指眼前的紅光道，「是要我們往前走嗎？」

「我不喜歡被別人牽著鼻子走。」莫言冷靜的左右觀察，這步道有一公尺寬，三個人來走算是尚有餘裕了。

他用腳踢了踢，拾起了一根殘缺的樹枝，然後要姊弟倆站到正中間，別靠近紅光兩旁，他決定要做個試驗。

如果他偏偏不走這紅光道呢？

將樹枝朝外拋去，電光石火間，外頭傳來如野獸般的吼叫聲，任誰都可以聽見那樹枝在未落地前，就劈 斷開的聲響！

「往前走吧。」莫言無奈又不悅的嘆口氣，果然要「遵循指示」走。
到底是誰在等他？等了二十六年是什麼意思？
二十六年前他才剛出生，難道他一出生就該到這個莫名其妙的世界嗎？究竟是怎麼回事

「我走前面好了。」確定這紅光道上不會有太大的危險，莫言走到前頭，不讓他們身先士卒。

按照距離，莫言確定他們已經走入了原本屬於他要掃墓的那一區，紅光頓時變得晦暗，漸而消失，似乎他們已經無法回頭。

由於大霧濃密，能見度低得嚇人，沒有人能夠自由大步的向前走，莫言不得不拿出手電筒，能照多遠是多遠。身後的兩人緊揪著他的衣服，一路上低泣不止，恐懼感正侵襲著後頭無辜的姊弟。

遠遠地，有足音紛沓，莫言倏地止了步，伸手示意他們止住哭泣，他似乎聽見有人在說話。

「你踩到我的腳了！」

「我看不見啊……哎喲！」

「你們不要慌！大家把手牽起來，就能把距離拉開了。」

「我不要走最後面！好可怕喔！」

每一個人的聲音，莫言竟然都意外地感到似曾相識。

他瞇起眼，注意著爭吵的聲音越來越近，霧裡的影像也越來越清楚，有人正從白茫茫的霧中走來，一個接著一個。

「前面的人站住！」莫言忽然出聲，「不許再往前走任何一步！」

餘音未落，他就聽見碰撞聲跟尖叫聲，還有一連串的咒罵。

「有人、有人耶！」

「誰？對面是誰？」中氣十足的女人聲音傳來，「先生，對不起，我必須往前一步！」

聽起來是人，感覺也是，但是莫言發現自己今天鬼感遲鈍，連那個引路人小鬼都沒有留意，因此並不敢大意。

他暗暗拿出一張黃色鎮鬼符，如果有萬一，先制住再說。

霧中走出了女人的身影，只見她兩隻手臂向前伸直，與身體成九十度狀，手中竟緊握著一把槍。

莫言瞪大了眼睛。

「咦？」持槍的女子看清楚他後大吃一驚，「莫言？」

「閻警官？」莫言也倒抽一口氣。

「什麼？莫言？真的還是假的！」

緊接著，從霧裡跑來一個又一個讓莫言詫異的熟人們。

有個人在大喊之後跌跌撞撞的衝了過來，一臉驚恐的模樣，是麥克。

而跟在他身後的是名嬌小的女子，她不顧一切的往莫言衝過來，哭得如梨花帶雨的撲進他懷裡。

「好可怕喔！這裡超可怕的！」竟然是他的鄰居，楊舒喬！
莫言定神一瞧，真的是閻皓羽、楊舒喬跟麥克。
怎麼他最熟的幾個人，全部都出現在這裡
楊舒喬身後也緩緩走來一對陌生但緊握著手的夫妻，用狐疑的眼神望著這一切。
「李先生跟李太太……他們在附近掃墓。」楊舒喬解釋著，「大霧一來，我們就聚在一起了。」
這些人……都是被那場大霧捲入的嗎？問題是他的朋友們來這兒做什麼？他會來這兒是為了掃墓，他們呢？
「我還在想什麼時候才會看見你呢！」閻皓羽從容的將槍放入槍套當中，「剛剛突然起了一陣大霧，完全措手不及。」
「厚，拜託一下，有什麼話不能在電話裡好好說嗎？」麥克一臉無力的攀上他的肩頭，「非得約我們到這裡來？」
一嘆？莫言詫異的望著麥克，他剛才說什麼？
「約你們……到這裡來？」
「對啊，我還以為是什麼要事呢！」楊舒喬趕緊從包包裡拿出一封信，有點失望的說：「沒想到你邀了這麼多人。」
莫言忙不迭的把信搶過來看，上面竟然真的寫明這兒的地點，還要楊舒喬打一支陌生電話，就能知道墓地在何方。
「我們在你母親的墓前等了好一會兒沒看見你，結果忽然起了霧，我覺得不太對勁……」閻皓羽嚴肅的皺起眉，「感覺有點像……我們上個月進入隧道後那種空悶感，好像是另一個空間！」
所以，她當機立斷要大家離開，沒想到真的遇上莫言了。
莫言把信緊緊揉進掌心裡，臉色不悅的抿緊唇，問了麥克跟閻皓羽是怎麼來到這兒的。麥克是收到電子郵件，閻皓羽則是收到簡訊，內容如出一轍，都是說有要緊的事情，必須立刻見他們一面。
所謂要緊的事情卻因人而異！麥克與他是在聖誕節的斷頭厲鬼事件相識，所以電子郵件中所謂的要緊事，指的是有關聖誕節案件的線索；楊舒喬是情人節捲進活屍吃人的案件，因此要事指的就是一個愛慕她卻失蹤的學長下落。
至於閻皓羽這位警官，在上上個月一條凡是走進必失蹤的隧道案中，他們曾「並肩作戰」過，事後發現那條隧道被施了邪惡的咒法，連山神都化成山魔，妄想殘害眾生，所以簡訊裡提及的是「隧道後續要事」，她看了後就驅車前來了。
三個訊息都留有一樣的手機號碼，莫言拿出自個兒的手機，緊接著發現異樣。
「打不通的，莫言。」楊舒喬嘟起嘴，「我們剛剛試過了，山裡收不到訊號。」
是嗎？莫言冷冷瞧著自己的手機。的確，照理說應該是個黑色的X表示無訊號，但是現在……他的手機卻散發著螢光藍色，顯示滿格。
在隧道的非人空間時，他也曾遇過類似的狀況，人間無訊號，但在黃泉界卻顯示紅色的滿格燈號，當時甚至能傳簡訊給也在黃泉界的外公。
所以，現在這個空間是藍色的訊號嗎？莫言直接撥打了信上頭的號碼，意外地真

的通了。

「您好，這裡是服務中心，請問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？」莫言使用擴音，讓大家都聽得見。

只是一聽見那頭傳來的聲音，曾撥打過這支電話的三人頻頻搖頭！他們撥打時，接電話的是位操著台語口音的阿桑，因為他們要問第七十二號墳墓在哪兒，阿桑立即口頭指示方位。

「不是這個聲音……什麼服務中心？」楊舒喬困惑的說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電話突然被掛斷。

莫言起先是狐疑，再撥了一次，但這一次就完全沒人接聽了。

這讓莫言更加懷疑，是誰冒他的名把大家都叫到這裡來的？而且分明是故意讓所有人都困在這個空間裡，目的又是什麼？

「那個號碼……」被排擠在外的女孩突然開口了，「不是墓園管理人的電話嗎？」她顫巍巍的說著，拿出自己的手機，手機通訊錄裡登記的電話，的確跟大家收到的一模一樣。

莫言的頭突然痛了起來，他摸不清這是何方，更摸不清楚對方到底有什麼目的……更別說根本不知道對方是誰了！

可惡！莫言暗自咒罵。這種情況簡直只有待宰的份，而且既是針對他，為什麼又要將其他人捲入……甚至還有陌生的女孩和男孩。

「妳是誰？」楊舒喬好奇的望著女孩。

「我……」女孩膽怯的抱著弟弟，對於突然出現的陌生人有些不知如何應對。

「剛剛在另一邊掃墓的人，不小心被捲進來了。」莫言簡單的說著，再轉向女孩，「這些是我的朋友，楊舒喬、閻警官跟麥克。」

麥克很開心的跟女孩打招呼。是一個挺可愛的正妹呢。

「妳呢？」閻皓羽淡然的問著。

「我叫葵。」她點了點頭，「他是我弟弟，梟。」

莫言懶得解釋剛才還死了一個人，因為現在多餘的話只會造成恐慌而已，而待在原地也不是辦法。

如果有人要他往前方走，那就走吧！